

# 没了“霸道总裁”“伪女权”， 都市情感剧终于正常了

近期的情感剧题材，比如《一粒红尘》《繁星四月》《小情人》《御姐归来》，基本都是口碑收视双双扑街。热播的《我的前半生》算是拯救了国产都市情感剧的剧荒模式。

原本，剧情拖沓是很多都市情感剧的致命缺陷。但在该剧里，上来就是女主面临“老公出轨”，但是没有好坏泾渭分明的扁平人物，也冲淡了“狗血”的观感。马伊琍把一个做天做地的全职太太罗子君演得讨厌，但观众也不免为她的心无城府感到着急；袁泉饰演职场精英唐晶，对爱情有所偏执，但对闺蜜罗子君却能两肋插刀；靳东是极富心机和高度社会化的企业高管。剧情完全靠人物的内在动机推进，细节处理也是相当生活化。

《我的前半生》改编自亦舒的同名作品，亦舒的情感作品基本都是关于女性的自身建设，这部描绘了当代都市女性摆脱婚姻困境，找寻自我价值的励志戏，起点就甩了多数玛丽苏言情剧几条街。

前几年以婆媳关系为主的家庭伦理剧，进入“斗嘴互怼唾沫星子满天飞”的模式，夸张的人物反应，超多注水的对白……更可怕的是，在“扮嫩”文化浪潮下，一拨男女演员前赴后继赶上“扮嫩”的高潮，年轻有为的霸道总裁人设基本被黄晓明、吴奇隆、钟汉良、刘恺威等40+的男演员包揽。看到《我的前半生》时，真想感叹一声：不容易，终于看到一群适龄演员与年龄相符的情感电视剧了。

跟马伊琍此前演过的《北上广不相信眼泪》《中国式关系》相比，《我的前半生》最难得的是接地气，在看似乎平淡普通的故事里，没有激烈冲突却暗流涌动的情景里，戳中你隐秘的想法。国产“都市情感剧”终于开始脚踏实地地讨论“中年家庭危机”“女性自强”话题，跳脱出了一直以来“霸道总裁和小白兔”“靠男人上位”的伪女权等人设的死循环。

今天IP霸市成为现实，但选择什么样的“IP”以及如何改编，差别巨大。与其选择那些没有经过时间筛选的作品，从早已获得各界认可的作家已有作品去筛选改编，或许能有新的火花。近年来，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白鹿原》等经典作品搬上电视荧幕后的好口碑，似乎也证实了这个“偷懒”办法有一定可行性。

(井姐)

## 鉴剧

### 一出“司马懿升职记”

如今，电视剧成了网剧，播放模式自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从前，在电视机前搬好小板凳，坐等就是了。现在，网站要盈利，还得指望观众为了看下一集忍不住充值。于是，网剧的制作方式渐渐向网络文学的创作手法靠拢。

网络小说的任何一章如果对读者缺乏吸引力，对作者来说，就没有“然后”了。所以，讲好每一节故事，是网络文学的生命线。这个诀窍，《军师联盟》怎么会不明白？历史常识错误，时间线乱，将三国史上不可能共存的各色人物凑到一块，其实是为了增加戏剧冲突。网络文学化的《军师联盟》再一次将一个话题抛出来：国产电视剧到底要商业，还是要艺术？

传统三国题材影视剧，多以蜀国人

物匡扶汉室为主线。在《三国演义》后期才粉墨登场的司马懿何德何能，竟被主创人员高看一眼，以致荣升主角？

其中道理，熟悉网络文学的读者都懂。网文的题材要奇、角度要新，为演义小说中的奸角“洗白”，足以赚到广大观众的眼球。既然《三国演义》对司马懿的个人生活着墨不多，而其又确实和曹氏家族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，那么电视剧再创作的空间自然大了不少。

这不，司马懿同学又是坐牢，又是断腿，一会出使，一会夺嫡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如此波澜壮阔、跌宕起伏的人生，总算让观众朋友们断了弃剧的念头。

同为流行“官斗”剧，《琅琊榜》渲染了梅长苏所具有的家国情怀，《甄嬛传》则用主人公的曲折人生强调名利如过眼

云烟。而目前来看，《军师联盟》中，除了司马懿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，似乎缺乏更深层次的内核，未免让人遗憾。和不断打怪升级类网络小说一样，该剧能够让观众得到感官上的刺激，却很难留下多少余味。

剧集制作精良，戏骨演技在线，《军师联盟》仍不失为“良心之作”。但它的网络文学化，也再次将一个严肃的话题抛了出来：国产电视剧到底要商业，还是要艺术？

《白鹿原》《大明王朝1566》等剧固然艺术水准上佳，也获得了口碑，却失去了相当一部分观众。《军师联盟》从网络文学中汲取了灵感，赢得了关注度，却又丢失了历史的厚重感。这其中的利弊得失，究竟应该如何计算？

(李勤余)

## 影纪事

### 冷静克制的《冈仁波齐》

《冈仁波齐》无论从题材还是体裁，对普通观众而言，不免在眼光里带上些客套的寒暄或是生疏的好奇。但导演在观众的想象和真实之间截然划分了一条线。藏民的朝圣不再是充满神秘、不接地气的一件事，他们为了朝圣一样需要置办胶鞋跟小贩讨价还价，一样需要储备粮食宰杀牛羊，一样经济拮据时，需要停下来打零工、替老板娘磕头……一件似乎需要用大笔墨来渲染神圣的事就这样被朴实的生活消解了，以往标签化的神圣表象成了旁观者的意淫。而对于藏民，朝圣是日常生活的希冀，是一种需要依靠世俗生活来维持的、也维持了世俗生活的以大。

可以说，朝圣之路在导演的镜头下

变成了人生之路。《冈仁波齐》不专注于营造恢弘史诗，人物如何吃饭、如何和理发店的姑娘调笑等日常才是重点。以往的藏区题材纪录片惯常运用的调动观众情绪的各种工具——悲怆苍凉的音乐、沧桑老人的皱纹的特写、夕阳下几步一叩头的剪影……在《冈仁波齐》中极少被用到。

印象最深的是行至中途遇到水洼，大家商量这可怎么办，有一个人看了看过往的车辆说“要不我们磕过去吧，可以磕过去”，然后大家同意了。藏民们开始脱掉外面的厚衣服，扑进水中，一路走一路磕。然而，这一段不是为了表现“为了信仰不畏艰险”的鸡汤和陈词滥调，每一个扑在水里的人，脸上都不自

觉地挂着开心的笑，小女孩儿脸上是与所有同龄人无二的踩在雨后的水坑里的欢愉——清凉的水浇在她们的被烈日炙烤的身体上想必是舒适的。朝圣和玩水，其实并不矛盾，我们强行解读的神圣，在朝圣者眼中不过是生活。这种真实出人意料，打破了剧情片里面宏大、悲苦的渲染。

电影画面中，推拉镜头、剧烈的手持晃动抑或升格降格镜头都极少被使用到，背景音乐更是被束之高阁。固定镜头辅以远景、全景、中景成为了影片最主要的镜头语言——这种冷静克制一方面能够尽量不打扰演员使之回归到自我，最大限度保存藏民原始的面貌；一方面削减了导演的个人意图，不过分聚焦的、扩大的景框

使观众在观看时读取到的信息变得复杂，多义性也就由此产生。

剧情片是在讲故事，纪录片是在等故事发生，而《冈仁波齐》是一部有着拍摄大纲又随着行程增补内容的仿纪录片，在剧情片与纪录片之间游走。拍摄的过程本身就变成了朝圣：面向一个既定目标展开前路未卜的追寻，接受沿途出现的一切可能，并且无谓好坏尽收囊中。

《冈仁波齐》没有导向，不给出答案，不告诉始终，不品评优劣，不弘扬也不贬低。它只是一扇安静的窗，为观者展示世界的一面，看到的都是观者自我的投射，导演不妄加观点，评说都交由看客，才显得这部作品与众不同地神闲气定、豁然自若。

(三水)